

美食滋味何處來

朋友遊台灣，臨行前說這次是自組美食團，十多名團友此行主要尋美食，其中那個一號食神，早就擬定清單，台南台北的飲食好去處都列齊了，聽得大家口角流涎，都打算等她們下次組團時，也來參加湊興，不管團員中雲集大號楊貴妃和「重磅炸彈」，美食當前誓師，一眾愛食不愛脫死士，只信服那千古唯一金句，就是「吃得是福！」

台灣美食早有美譽，最近來自法國的夫婦朋友，我們提起為他們到台灣菜館洗塵，聽到「台灣」兩字，便已眉飛色舞連聲讚好，很有久仰大名、難得一試的喜悅，忘記法國菜了。出盡心思，各有家傳秘方，菜式與別不同；就算一般不大名貴的食材，都能夠烹調出獨特風味，路邊零食小檔也花樣百出，小小的鳳梨酥、珍珠奶茶、木瓜鮮奶，便迷倒過香港人很長一段日子，尤其是有個時期，旺角的珍珠奶茶攤檔，經常吸引年輕男女大排長龍，舖租如何驚人，檔主還是賺到笑口常開，多年以後給人視為有礙健康的「化學濃湯」，「珍奶」攤檔才漸縮減。

酒家大菜不說，台灣憑了夜市平民化、香氣四溢、燒烤煎炸攤檔的海鮮蝦蟹，已令外地遊客食指大動，路過一列攤檔，同是煎炸，滋味各有不同，只是當中奇妙，大家留意過最近一則與油有關的新聞，難免有所聯想：萬一那些不同滋味的炸品，來自甚麼「醇炸油」、「酥炸油」、「耐炸油」、「鮮炸翻好炸油」、「油炸專用油」可就驚人了，三個月前的「問題豬油」有礙衛生，還沒有上述幾種炸油含有過量反式脂肪和鉻，一旦多吃了，分別不利心血管、破壞DNA和損害肝腎，甚至影響生殖能力和致癌；至於另外的「頂級烹調油」會不會更加遍地開花，流入頂級各大食肆，就沒有人知道了。今後，我們是不是應該對那些巧立美麗名目的產品提高戒心？

翠袖乾坤
連盈慧

古都大佛

日本三大古都中，京都、奈良已到過不知多少次，未遊鎌倉，一直耿耿於懷。

鎌倉那種獨特的寧靜中帶有一絲清麗的美感、恬靜幽雅的氣氛與濃郁的人文風情；在街道上交織，不經意間就會看到矗立路旁的文學歌碑，發現源氏物語、夏日漱石的蹤跡；慢慢踱步去看大佛，路上還可以吃當地名產的芋頭冰淇淋，搭上最有懷舊風味的「江之電」電車，飽覽湘南海濱的沙灘美景……

遊逛古都鎌倉，鎌倉大佛是必遊景點。

海闊天空
蘇秋嘉

「鎌倉大佛」是位於長谷高德院的青銅大佛，高十三點五米，重約九十三噸，建於十二世紀，是鎌倉唯一的佛像國寶。原來的佛像全身鍍以金箔，安置在寺院的本堂裡，後來因遭遇地震和海嘯導致本堂損毀，所以現在的大佛坐落在露天處，遊人還可進入大佛的肚子內參觀。

鎌倉大佛法相莊嚴慈祥，面部圓潤，螺髮整齊，雙耳垂肩，肩臂圓渾，身穿大U字形袈裟，跏趺坐於蓮台上，雙手結定印，背微駝，慈眼俯視眾生；座前左右基壇上各有青銅製的蓮花、燈籠兩座。

鎌倉大佛被指定為國寶的原因，除了是體積大，更因為是代表鎌倉時代的佛教雕刻藝術，與後世經過基大補修的奈良東大寺大佛比較起來，鎌倉大佛完全保留了造像當初的風貌，目前是日本國寶級的重要文化財產。露天的佛經歷長時間的狂風暴雨，烈日炙陽暴曬的試煉，在青銅色的大佛身上也出現歲月的痕跡，大佛仍慈悲為懷，數十年如一日，心定禪坐度眾生。

琴台聚
胡野秋

言不由衷

這年頭言不由衷的事情愈來愈多了。言不由衷一般分兩種，一種是存心的，一種是無意的。

前一種其實更可稱之為欺騙，筆者就不想在這裡費時理論。偏是後一種，卻時時從你眼皮底下、耳根旁邊正大光明地溜過，讓你不能不打起精神，因此稍為廢話幾句。

首當其衝的是房地產，房地產廣告目前大有與正版新聞打擂台的意思，報紙的頭版經常都會廣廈林立。當然這是好現象，表明咱們的經濟還不錯，通貨膨脹怎麼也比通貨萎縮要討人喜歡。

問題是那些樓盤的名字起的委實有些「言不由衷」。

本人喜歡看報紙，連房地產廣告版面也不放過，看着看着問題就來了，明明叫「××廣場」，結果樓前樓後並無半個「廣場」的影子，與樓之間像熱戀的情人如膠似漆、難捨難分。聞「告」而來的潛在房主們只能在狹窄的曲徑裡尋幽。

至於那些標明「××花園」的房子，由於有了前車之鑒，便不再抱太大希望，所以也就沒太大失望。看不見花，有點草也行。反正咱們都不是存心找茬，好對付。

當然，拿房地產說事，是圖個老幼咸宜通俗易懂。其實比房地產表現突出的多着呢。

記得小時候，父母對我們的教育首先是從「表裡如一」開始的。要求很簡單，只有兩個字：「誠實」。那時候做起來沒覺得有甚麼難度。

到了我們為人父母，教育起自己的兒子來，情況卻有了大大的不同。首先我們反反覆覆告誡他，世界是

多麼的複雜，廣告不要信，新聞甚至也不能信，陌生人更不能信，千萬不要吃別人的東西，那裡可能有毒。放學到了家門口遇見有人問你家住哪裡，你扭頭便走，說你也是來找人的。

看看，咱們不正是在教孩子「言不由衷」嗎？人類的生存空間愈來愈小，生活的壓力愈來愈大，所以「言」與「義」的距離便愈來愈遠了。

凡人如此，高人似乎也未能免俗。當年克林頓總統在電視屏幕上不也說了「大謊言不由衷的話嗎？後來在電視上的檢討是否言不由衷，恐怕只有萊溫斯基知道了。

由此可見，這毛病具有國際性，改也難。

曾經有一本書很是暢銷，書名叫《格調》，是美國人保羅·福塞爾寫的書，看的人都覺得很有趣，之所以覺得有趣，是因為對號入座，均覺得自己屬於書上稱讀的「上等人」。某人如發現自己的習慣與書中分類不符，便找個沒人的地方細細參研，努力使自己中規中矩。一時，「格調」成了不乾膠，哪兒都貼，人人都怕被評價為「真沒格調」。

誰知道，洋人同咱們同胞開了個小玩笑。最近據報紙披露，那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文學教授的著作，原來是一本幽默作品，這位仁兄調侃了美國的一些人和事，從總統到平民，但並沒打算讓你相信。結果美國人倒沒怎麼真信，也夾雜着大量的「知識混子」。所以一度到處都有人煞有介事地推銷「格調」理念，形成了一種潮流，但他們常常也是言不由衷，人前和人後大不相同。

潮流就是這麼個東西，你把它當回事，它還真像那麼回事。那就不要它當回事。

病房見聞

前段時間因為腿疼，住進北京一家醫院骨科病房。住院，意味着二十四小時與陌生人呆在一起。白天病房環境嘈雜，讀書困難，夜晚呼嚕此起彼落，令人難以入睡。這對習慣獨處的我来说，是比手術更嚴峻的挑戰。

病房是個微觀小社會。病人身份不同，習俗不同，每天在醫院上演不同的故事。有基督徒老太每天清晨跪床禱告；有佛教徒整天戴着耳機聽佛教講義；有常大聲呵斥淘氣病孩兒的父母；有把家產糾紛鬧到醫院的陪床兒女。男病房比較安靜，事兒也少；女病房卻熱鬧非凡，整天聊家長裡短。萍水相逢的人，說起話來最少忌諱。

我的右床是個七十多歲的老太，頭髮烏黑身板硬朗，股骨頭卻壞了。她是一家大企業的退休員工。三十年前為企業救火被燒傷，領導怕影響業績沒給她算工傷。用大量激素治燒傷的結果，就是給股骨頭帶來永久傷害。中年之後她就開始腿疼，一直當關節炎治療，直到幾年前才確診為股骨頭壞死，可已延誤了治療時機。老太此次住院就是來做股骨頭置換的，需要住相當長時間。她說：「我不怕住院，在家一個人寂寞，醫院熱鬧！有個閨女多好，住院也有人照顧！」老太只有兩個兒子，老伴幾年前去世了，她就一人過活。

等待手術的日子裡，老太說：「想開了，剩下的日子，一定要為自己過！這麼好的日子，退休金都花不完，我得好好活！扔了楊枝跟二兒子一家旅遊去！」老太總提二兒子二兒媳婦，我不由問：「您大兒子呢？」老太說：「為分房產跟我

掰了！」

聊了半天，我總算明白了老太的家事。老太太有兩套房，一套兩居一套三居。廿多年前，大兒子一家一直跟她住在三居內。多年來老太太拄着拐買菜做飯，帶孩子，照顧大兒子一家十幾年，把孫女一直拉扯到十八歲。大兒子一家從沒交過母親一分錢生活費，沒給買過一袋鹽、一桶油、一件衣裳。老太說：「我是當媽的，不跟兒子計較。」

後來，大兒子想讓老人把兩居室給自己的女兒，也就是老太太的大孫女住，他們夫妻還跟母親住三居室，也就是說，大兒子想把父母兩套房都佔了。他認為弟弟已經自己買了兩套房，經濟條件好，也不要孩子，沒必要再分弟弟甚麼家產。這下老太太不幹了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她不願意虧待老二。她說：「父母的房，倆兒子一人一套才公平！」

一家人為房產爭執不下，就打了官司。法院判兩個兒子一人一套房，大兒子既然已經先佔了兩居室，三居室就給二兒子。不過，二兒子得再給哥哥幾十萬補償。老二不願意搬三居室與母親同住，也拿不出補償，老太自己住又怕老夫妻倆再搬進來，就乾脆把自住的三居室賣了，給大兒子四十萬，二兒子二百多萬，自己一分錢沒留。她說：「趁着還明白，乾脆把家產分了，省得以後麻煩。從法院出來以後，大兒子就再沒來看過我。」我驚異地問：「兩套房都賣了，您老住哪兒呢？」她說：「租房住。每月租金四千多，二兒子出。」

原來，與老大鬧翻之後，老太把後半生都壓在二兒子身上。想到很多老人在世就把房產、存款都分給兒女後的淒涼，我不由为她擔心。我想，老大想獨吞父母家產固然不對，老二難道就真的孝順？他如果為母親着想，為何讓老人在有生之年就賣掉自住房？他既然已經賺了兩套房，為何還要讓母親租房住呢？我可不能再問，眼前是一個面臨大手術的老人，任何心理壓力都會對她產生不良影響。

老太的手術很順利，可第二天，卻突然出現貧血。醫生緊急叫來老太的二兒子，這個中年男子獻血又買血，輸上血後老太的病情才平穩了。術後第二天晚上，老太正休息，病房突然來了個中年女人。她站在老太病床前氣憤地叨叨，老人跟她掰扯了好一會兒，那女人才走了。老太有氣無力的說：「這是大兒媳婦，怪我做手術不告訴兒子。」護工說：「看老媽沒帶一點東西，簡直就是送氣來了！」老太說：「兒媳婦說兒子也來了，就坐在病房外邊，沒有進來，這是看媽嗎？」當天晚上，老太就出現了心衰，醫生採取了緊急措施才讓病情平穩。

隔天中午，老太正午睡，兩年沒看過奶奶的孫女又出現在病房，說是來看奶奶，也依然沒買一分錢東西，且說了一堆讓老太傷心的話。結果，夜裡老太又被痰堵得犯了氣喘。整整三、四天，老太才度過術後的危險期。而老太的大兒子，一直沒有出現在病房。病友說，把家產糾紛鬧到病房的，病區裡並非就這一家子。

我的左床是五十多歲的B女士，住院也戴着粗粗的金鏈子和金戒指。她剛做完腳部的小針刀手術，每天泡腳、烤燈、輸液、扎針之餘，就忙着傳播病房的各類消息，向病友提供住院經驗，成天嘴不開着。高大胖碩健談的B女士，其實渾身是病。她是「非典」時期遺留的多發病患者，一

年中幾乎半年住在這家醫院。

「非典」那年，B女士在一家醫院照顧生病的母親，結果她和老公，以及一個姐姐一個妹妹都患上了「非典」。大劑量激素治療的結果，把她從死亡線上挽救回來，卻患上了多種疾病。包括股骨頭壞死、抑鬱症、焦慮症、心血管病等等。全家四個親人都是在三、四十歲時就置換了股骨頭，全身做過各種各樣的手術。我住院的時候，B女士和她的妹妹都在住院，而她的老公剛剛出院。家族唯一一個沒染上「非典」的妹妹，天天為住院的親人送飯。不是包餃子，就是烙餡餅；不是燉肘子，就是紅燒肉。

這家醫院承擔了四十多位「非典」後遺症患者的醫療救助，最多的時候一個病區能住十幾位。幾年來，B女士在這家醫院住過無數次院，目睹着年輕大夫、護士們的成長。老醫護們都跟她熟不拘禮，互相直呼姓名。B女士告訴我，一些「非典」遺留患者正在殘聯上訪，要求提高國家補償的標準。一位護士告訴我，這些「非典」遺留患者往往出院不久，就又住了進來，快把醫院當成家了。

廿多天后，我終於自由地走出醫院大門，順便寫下以上見聞。



■在病房裡，每天上演不同的故事。 網上圖片

高傲自大遲早自食其果

台北市長柯文哲新官上任三把火，醫生本色，看到病徵即想大動手手術割除而快之，擺出一副要大刀闊斧，破舊立新，要「修理」台北市的款，首先「修理」專車路；再「修理」市長辦公室，然後「修理」重大開發案，要啟動重新簽約；非常之有衝勁！但卻給人覺得原來之前的台北市真的那麼不堪，當見到他連英國交通部長也「修理」了，不禁發現，哎呀，這個領袖修養竟如此「超凡」？

日前英國交通部長克雷默致贈柯文哲一枚懷錶，柯文哲被媒體問到，送鐘錶有「送終」諧音，是否會忌諱時？他笑言，平常沒用錶，可轉送別人或「破銅爛鐵」可以賣一些錢」。結果引起很大迴響，失言風波新聞登上BBC、衛報等，台灣綠營人幫他解畫，讚夠真性情！有說不過是冷笑話，表達方式可能是幽默。有理性的人講得好，失言本身不是大問題，搞不懂狀況才是嚴重問題，柯文哲的思維顯然不知道禮儀的狀況，收受國際友人紀念禮品，有一套嚴謹的標準，登載、入庫、典藏都有規範，因為是「公產」，馬虎不得。他還稱選戰時沒有外交禮儀課。這是自己責任呀，你不是裝備好才上陣嗎？

開始有台灣人意識到領袖的風範問題，有人直接彈柯文哲，他固執智識遠超過凡人，但在很多方面只有中學生的水平，服裝儀容也不修飾整齊，會見外賓時也是披頭散髮的……柯P以為還在台大醫院急診外科值大夜班嗎？試問世界上哪一個大城市的市長的服裝儀容像柯P這樣隨便，

七嘴八舌
小臻

柯P不僅要上禮儀課，更要重修公民基本生活倫理須知。

媒體不客氣批評柯失言不只是表面上的失言，根本原因是出在柯文哲根本搞不清楚法律常識，是法律與人權的外漢。做領導最忌自暴其短，難道真的認為管理醫院和管理社會一樣嗎？醫院的醫護人員、病人都是單純醫病，有完全單向服從管理的，社會上太多行業，太多理想與現實不符的東西了。

是否要搞到火頭處處就是表示你有作為？未來幾年台北市恐怕更炮火連天，看來台北市長的蜜月期快完了吧！

一首飲酒的唐詩

請讓我先從挑毛病的角度來談談這首飲酒的唐詩。首先，現在的青少年是禁止飲酒的，因為成年人口飲酒都會出現多種社會問題，青少年時代就開始飲酒，為害更重。因此，我不是挑唐詩的問題，而是對四中中文科選了李白的《月下獨酌》有些淺見。

先來看看這首傳誦千古的五言詩：「花間一壺酒，獨酌無相親。舉杯邀明月，對影成三人。月既不解飲，影徒隨我身。暫伴月將影，行樂須及春。我歌月徘徊，我舞影零亂。醒時同交歡，醉後各分散。永結無情遊，相期邈雲漢。」

四中學生是十五、六歲的青少年，多數連酒都未碰過，怎能了解「花間一壺酒」是怎麼一回事？很少年輕人看過自己的長輩獨酌的情況，就算和長輩一起吃飯，看到的也是長輩們互相敬酒，而且多數是葡萄酒。所以，在花叢中獨自飲酒，旁邊一個朋友也沒有，這種孤寂的心態，青少年如何能體會得出？更且選醉後獨舞，還要人「行樂須及春」，這對青少年會帶來怎樣的印象和影響？

隨想國興國

獨家風景
呂書練

台北印象

由於地理位置和政治因素，台灣沒有內地幅員遼闊的大山大水，更沒有源遠流長的名勝古蹟，至今還沒有一個「世界遺產」級景點，然而，台灣多年來一直是內地官民的一個「心結」，台北則長期是香港文化人的落腳點，近年，台灣每次的選舉活動更吸引各種政治主張的香港人前往觀戰。

作為寶島的重點城市，台北名氣不小，人口卻不多（約兩百七十二萬），面積也不大，在地圖上看，她是一個由新北市包圍起來的「城中城」，人口密度雖為全台第一，但在包括了新北市、基隆市、桃園市在內的台北都會區則提供了緩衝區，人口密度也因此而大幅降低。所以，對香港人來說，無論是走在台北街頭，或者坐在捷運車廂中，都沒有擁擠的壓迫感。

孫中山先生的「三民主義」不但在台北的國父紀念館有全面的闡釋，也融入到大街小巷中，諸如民族西路、民權西路、民生西路。傳統文化及民族特色則在廟宇、博物館、民俗館或紀念堂中反映出來，像燈火通明的龍山寺和橫貫市區的忠孝路等。

從桃園機場坐巴士，只需四十五分鐘就可直達中正區的台北車站。抵達那天雖是正午，但因為沒有陽光，天色朦朧，下車乍看第一眼的台北，有點失望：陰霾、殘舊、落後，有點內地中等城市之感。然而，當我拖着行李箱一邊問路找旅館，又一邊東張西望觀賞街景時，卻有賓至如歸的感受。建築物不新，街道卻很乾淨，東西擺放整齊，人更親切。

原來這一帶是舊台北較早開發的市中心，涵蓋台北府城大部分區域，其核心的博愛特區與政府機關亦多坐落於此區。當我之後走進著名的凱達格蘭大道一帶及其後的信義商圈地帶，另一個台北則躍在眼前：摩登的高樓內外，卻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粹。

（台北行之一）